

一、鸡妈妈孵出十三只小母鸡和一只小公鸡

从前，在一个地方住着一只母鸡。

不，还住着一只公鸡。——不过，这只公鸡在故事发生前不久，已经死了。他怎样死的，以后你会知道。

这只母鸡还有两个邻居，就是一只黄狗——大黄花和一只灰猫——圆鼻子。

这样说来，你就可以明白了：这只母鸡是既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——小公鸡，也没有女儿——小母鸡的。

这样孤单单地过日子，是很不幸的。母鸡自己也觉得这样。

不过，运气还好。这母鸡还有十四个鸡蛋。这是她不久以前，在她丈夫还没有死的时候生下的。

母鸡决定孵这十四个鸡蛋。只要这十四个蛋变成十四个小宝宝，她就不是一只孤零零的母鸡，而是一只幸福的鸡妈妈了。

她就在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适宜于孵蛋的地方，而且还做好了一切准备——吃饱了东西，喝够了水，把自己全身的羽毛放得宽宽的、松松的、软软的。

这样，她就开始孵蛋了。

她把羽毛紧紧地盖在十四个蛋上面，好像给它们盖上了一条上等的绒毯似的。

那时候是春天。太阳暖洋洋的，从窗子里照进来，照到她的窝里。

母鸡坐在蛋上，满脑子里装着幸福的想法：十四个蛋！要是七个蛋孵出小公鸡，七个蛋孵出小母鸡，一半对一半，这该多好啊！多么叫人满意呀！那时候，她这个鸡妈妈，带着七只小公鸡和七只小母鸡，在场地上到处走，谁看了不羡慕！她要带着他们到草堆里去，把顶肥的小虫找给小鸡们吃。她只要一听他们叽叽的声音，就会满肚子高兴……

她这么幸福地想着，所以尽管鸟儿们叫得很好听，尽管丁香把花枝伸进窗子里来，她都不注意。

她一心一意地孵着蛋，除了吃食，喝水，拉屎，日夜不离窝。

她足足孵了三个星期。

到了第二十天，好啦！她听见蛋壳里头有很轻的响声：“噤！噤！噤！噤！”

母鸡心里欢喜地想：“哈！宝宝们要出世了！宝宝们要出世了！”

过了好一会，只听得轻轻的“咔啦”一响，一个蛋壳分成了两半，一只湿黏黏的小鸡钻了出来。她的腿软软的，刚站起一下，又扑倒

在妈妈的羽毛里。她的小眼睛给亮光刺得闭上了，“叽呀，叽呀”地叫了几声。

母鸡满心欢喜地“咯咯”叫着。她把小鸡看了一眼：这只小鸡是母的。

母鸡快乐地想着：“多么漂亮的小母鸡！她的小脚红红的，她的小嘴又尖又红，大起来一定像我，满身会长出美丽的有麻斑的羽毛。嘻，现在，我已经当妈妈了！”

不久，第二只小鸡出壳了。鸡妈妈一看，又是一只小母鸡。

“多么漂亮的小母鸡！她的脑袋大大的，大起来一定像我一样聪明。”鸡妈妈这么想。

接着，第三只小鸡出壳了。鸡妈妈一看，又是一只小母鸡。

“多么漂亮的小母鸡！她的脚是青的，像她的爸爸！下一回出世的，该是小公鸡了。”

第四只小鸡出壳了。可是，仍旧是一只小母鸡。

鸡妈妈有些着急了。心里想：“怎么都是小母鸡呀？这回该是小公鸡了。要是我有七只小母鸡，七只小公鸡，那多好啊！”

可是，第五只小鸡出壳了，第六只小鸡出壳了，第七只、第八只、第九只、第十只小鸡出壳了——都是小母鸡。

鸡妈妈烦恼起来了。她在窝里不安地转动，把那些空蛋壳用脚拨出来，心想：“现在还有四只小鸡没有出壳。这四只小鸡，该全是公的吧！”

没有多久，三只蛋壳又破了。鸡妈妈看着。

第一只是小母鸡。

第二只，也是小母鸡。

第三只，还是小母鸡。

鸡妈妈心冷了。她难受地想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！我孵了十四个蛋，可是，孵出了十三只小母鸡，那一只小鸡一定也是母的了。我多么不幸！连一只小公鸡也没有！……不，也许这最末的一只是小公鸡吧！啊，但愿他是小公鸡！”

最末的一个蛋“噤噤噤”地响着。鸡妈妈实在忍不住了，她用嘴啄着蛋壳。“咔嚓”一声，蛋壳分成了两半，一只湿黏黏的小鸡，软绵绵地坐在半个蛋壳里。鸡妈妈一看，欢喜得耸起全身的羽毛。她叫着：“咯，我的宝贝小公鸡！咯，我的宝贝小公鸡！”

小母鸡们的毛毛已经干燥了。她们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叫得满屋子响，有的在妈妈的翅膀里探出脑袋来，有的往妈妈的胸脯下钻着，有的跳到妈妈的身上去。

小公鸡的脑袋也想探出来，可是鸡妈妈立刻用翅膀一拨，把他全身拨到自己温暖的怀里。她的眼睛一张一闭，幸福地听着小鸡们叽叽地叫着。小鸡们叫得越响，她也听得越满意。

二、鸡妈妈给小鸡们取名字，小公鸡取得 “喔喔”这个名字

小鸡们长得都很活泼了。一个个都像一团黄色的小绒球，老在鸡妈妈的脚边滚来滚去。

鸡妈妈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们，她特别爱那只小公鸡。

这也难怪，她只有这么一只小公鸡，而且他又是最小的孩子哩！

鸡妈妈决定给孩子们取名字。照鸡们的规矩：小鸡们应当也有他们的名字的，像人们一样。

可惜她现在不能跟丈夫商量，要是他没有死去的话，他的聪明

的脑子里，一定会想出许多很好的名字来，现在她只能自己来动脑筋了。

其实，鸡妈妈也是很聪明的。她给每一只小母鸡取了很漂亮很有趣的名字。比如说吧：

第一只小母鸡取名小咯姐，因为她希望这个“女孩”将来长大后，能够像自己一样会生蛋，而母鸡们生了蛋以后，是应当“咯姐，咯姐”地欢呼的。

第二只小母鸡叫作小乖乖，因为她相信这个女孩将来一定像自己一样聪明。

第三只小母鸡叫作小青脚，因为她的脚跟她爸爸的脚步相像。

下面的小母鸡，有的叫小美美，有的叫小丽丽，有的叫小黄眼，有的叫小麻花，有的叫小红帽，有的叫小球球，有的叫小蛋妞……一句话，每一个名字不是表示了小母鸡的特点，就是表示了鸡妈妈的希望。

只有小公鸡还没有名字。因为鸡妈妈对这件事看得特别认真。她一定要给他取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名字，这个名字不但要好听，而且要有意思。

邻居们来拜望鸡妈妈。那一天，天还没有亮呢，第一个客人就来了。那就是灰猫圆鼻子。

灰猫圆鼻子刚从灶肚里爬出来，身上的衣服从冬天起就已经烤焦了。他虽然不很富裕，可是却很喜欢享受一下大白天睡觉。不过，说良心话，他也不能算一只懒猫，因为他还是很会捉老鼠的、在晚上也是很勤快的。而且，他对邻居们也很好，谁都可以看出他是一只好脾气的猫。所以，鸡妈妈也是一向把他当作朋友的。

现在，灰猫圆鼻子离鸡妈妈很远站着。他知道鸡妈妈有一个脾

气，就是当她有孩子的时候，是不喜欢猫们靠得太近的。他老远看见小鸡们在鸡妈妈翅膀下探出了脑袋，就用夸奖的声音，大声说道：“真漂亮！他们多大啦？取了名字没有？”

鸡妈妈告诉他，小母鸡们都已经有了名字，随后她就烦恼地说：“可就是这最小的小公鸡，还没有给他想出适当的名字。圆鼻子猫叔叔，你给他取个名吧！”

灰猫圆鼻子说：“我看叫他小尖爪吧。”

鸡妈妈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长大了可以有尖尖的爪，捉老鼠很能干。”

“不，不！”鸡妈妈吃惊地摇着脑袋，“我的孩子不能捉老鼠，请你再想一个好名字吧！”

灰猫圆鼻子眯着眼睛，表示他正在尽力动脑筋，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他抱歉地说：“嗯，可惜再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了！”

他挺有礼貌地笑了一笑，在窗台上躬了躬腰，就轻手轻脚地走开了。

不久，又来了一个客人。那是喜鹊姑娘。

喜鹊姑娘因为在月夜里睡不着，飞到鸡妈妈那儿来串门。她停在鸡妈妈家的屋角上，“雀雀雀”地叫着。

小鸡们给喜鹊姑娘吵醒了，他们叽叽地叫着。鸡妈妈也“咯咯咯”地招呼这招呼那。喜鹊姑娘不停嘴地跟鸡妈妈谈天：“恭喜！恭喜！添了这么多宝宝呀？鸡婶子，你多么操心呀！”

鸡妈妈很满意，可是她谦虚地说：“麻烦是麻烦一点儿，可也没什么！”

“够你受的了。要是我就不行。你看，光是理这条长裙子就挺费劲的了。”喜鹊姑娘说着，一边就卖弄地用嘴梳理她那漂亮的整齐

的长尾巴。

鸡妈妈把喜鹊姑娘的长尾巴看了一眼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这也还没什么。我就是为这件事烦恼——我的小儿子还没名字，喜鹊姑娘，你跑的地方很多，有见识，费心你给他取个名儿吧。”

喜鹊姑娘说：“哦，取个名儿吗？有的是！我说，就给他取名满天飞吧。”

“为什么叫满天飞呢？”鸡妈妈诧异地问。

“很简单呀。”喜鹊姑娘快嘴快舌地说，“他大了可以满天去飞，他爱到哪儿就到哪儿，这样他可以变得很聪明，很有见识，像喜鹊一样。”

“可是，他是一只小公鸡呀。”鸡妈妈失望地说。

“小公鸡也一样。他不是也有翅膀吗？”

“不！他不能像喜鹊一样满天飞，你再说个更好的名字吧！”

“那么，叫他常年喜吧。常年喜是我们喜鹊最吉利的名字。”

“不，最好不要喜鹊的名儿，请你说一个鸡的名儿吧！”鸡妈妈恳求着说。

喜鹊姑娘待了一会儿，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可是，我想不出鸡有什么好的名儿呀。……唉，对不起，我要回去熨我的裙子去，今天早晨，我还要去参加一个舞会哩！”

说着，她就“嘟”地飞走了。她飞到远处一个屋檐上，一边梳理着长尾巴，一边说：“哈，滑稽！真叫人笑掉下巴哩！鸡也想有个好名儿。他们有什么好能耐！”

她正在背后嘲笑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一阵清脆响亮的歌声响起来了：“喔，喔喔喔！喔，喔喔喔！”

这是多么好听，多么动人的歌声啊！它是从正南边一个村子里

传过来的。随后，四面八方都“喔喔喔”啼起来了。

狗叫着。月亮淡了，东方白起来。村子里响动着声音，牛从栏里走了出来。

喜鹊姑娘吃了一惊，扑棱棱飞走了。

这个“喔喔喔”的声音到处都听到了。小鸡们也听到了。

“妈，这是什么声音呀？”小公鸡奇怪地问。

“这是公鸡叔叔在唱歌。”

“他干吗要唱歌呢？”小公鸡又问。

“他唱歌，叫大家早早起来工作，早早起来学习！”鸡妈妈说。

“他唱得真好，我大起来也要‘喔喔喔’地唱。”小母鸡小咯妯羡慕地说。

“我大起来也要这样唱，”小母鸡小黄眼也说。

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唱呀？”小公鸡问。

“不，孩子们，这是公鸡们适宜做的工作。你们的爸爸唱得比谁都好哩！”鸡妈妈说。

“爸爸？爸爸在哪儿呀？”

“妈，叫爸爸来，我要爸爸！”

小鸡们叽叽喳喳嚷开了。可是，鸡妈妈却哭起来了。

“孩子们……不，不要提你们的爸爸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要爸爸！”

不懂事的小鸡们叽叽喳喳嚷着。

于是鸡妈妈一面流着眼泪，一面给孩子们讲着不幸的故事：

“那一天晚上多可怕呀，”鸡妈妈回忆着说，“大概四个多月前吧，你们爸爸说睡不着，就走到院子里去了。我叫他进屋里来，他不听。”

“他多不乖呀，不听话！”小母鸡小乖乖说。

“不要插嘴！听妈妈说下去！”小公鸡睁大了眼睛，生气地说。

鸡妈妈擦了一下眼泪，接着说：“我刚迷迷糊糊睡着，忽然听得院子里‘咯呀’叫了一声，接着翅膀乱扑。我从门缝里一望，天哪！你们的爸爸，给一只黄鼠狼，叼，叼去了！呃，咯咯！这杀人强盗！这短命的黄鼠狼！”

鸡妈妈说到这儿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小母鸡们也跟着哭起来了。小公鸡半天没有作声，后来才又问：“妈妈，为什么你不赶上去打那个强盗，那个黄鼠狼？”

鸡妈妈正想回答，忽然，又响起了一阵清脆响亮的叫声：“喔，喔喔喔！喔，喔喔喔！”

小公鸡睁大了眼睛说：“妈妈，我大了也要唱，唱得比这还要好听！我大了还要会打架……”

鸡妈妈吃惊说：“为什么？傻孩子！”

“我要跟黄鼠狼打架！”

鸡妈妈吓得全身的羽毛都耸了起来。她用翅膀一把搂住小公鸡说：“好孩子，快别胡思乱想，鸡是不能跟黄鼠狼打架的。这一定会送命的……你大了还是做个最好的歌手吧，像你爸爸那样。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叫‘喔喔’吧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名字！”

就这样，小公鸡有了一个漂亮的名字。

三、小公鸡的脖子被夹在篱笆眼里了

小鸡们长得挺快：才过了个把星期，个儿长了不少了。

那一天，鸡妈妈带着孩子们在场地上走。这个场地就在院墙外边。

小母鸡们胆子很小，走不多远，就想往妈妈的翅膀下钻。鸡妈妈小心地照顾孩子们，一路走，一路“咯咯”地叫。

她垂着翅膀，好让孩子们在翅膀下跟她一块走。

有几只小母鸡干脆躲在妈妈的肚子下，妈妈走一步，她们就叽叽喳喳叫着，飞拔着小脚，扇动着小翅膀，三步两步赶上去，又钻到妈妈的肚子下面。

小公鸡喔喔显然跟小母鸡们不一样。他有些野头野脑，鸡妈妈再三地招呼他，要他紧跟着走，可是他不停地东转西转，看看这里，看看那里。

今天他是第一次到场地上来。场地比院子要大多了。在这个地方，小公鸡喔喔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许多新鲜的东西。他看见场角边的草堆里长着许多蕈——那是像伞一样的东西。蚂蚁们沿着“伞柄”在走动，不知道忙些什么。他还看到远处有一个东西，模样儿跟蕈差不多，可就是大了不知多少倍。它的下面装着轱辘，有一头很大的有两只角的大东西，在推着轱辘。轱辘就带着小河里的水，沿着沟沟，哗哗哗哗地奔流到田里去。他还看到别的许多东西。

这些东西都是他第一次看到，有些，他看了觉得奇怪；有些，看了觉得有趣；有些，看了有点儿害怕。因为他不知道它们到底对他会怎样。所以他一个劲地问他的妈妈：“妈，这个有角的大东西是什么呀？”

“哈，宝宝，这是牛老伯伯，他在打水呢！”妈妈说。

“妈，妈，这个在石子上爬的是什呀？”

“宝宝，这是蜗牛。”

“他背着屋子干什么呀？”小公鸡喔喔诧异地问。

“不干什么，”鸡妈妈几乎也答不上来，“他爱这么做。这样他出

门儿方便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不背着屋子呀？”喔喔问。

“哎呀，我们的屋子大，我们背不动。并且，我们也不是蜗牛。”

“哦！那么，这个挂在架子上的圆圆的，又是什么东西呀？”

“那是老南瓜。”

“他爬得那么高，他有腿吗？”小公鸡喔喔说。

“他没有腿。他有藤，藤抓住了架子，所以他不会跌下来。不过，你们最好不要走近去，也许他跌下来，那么，就会把你们打扁了！”鸡妈妈小心谨慎地告诫着小鸡们。

“啊哟！”小母鸡们失声叫着，好像南瓜已经掉到她们脑袋上来了。其实，南瓜架离她们远着呢。

这时候，刚好刮过来一阵风，吹断了一根小树枝，打在小公鸡喔喔的背上。喔喔吓了一跳，用又尖又高的声音告诉妈妈说：“喳，妈，小青脚打我！”

小青脚连忙分辩说：“我没有打喔喔，是南瓜打他的。”

鸡妈妈笑起来了。她说：“也不是小青脚，也不是南瓜。这是风吹断了树枝，树枝掉下来打了你。来，让妈妈看看打痛了哪儿？”

小公鸡喔喔走到妈妈跟前，一面说：“风？风是谁呀？”

鸡妈妈说：“孩子，风就是风呀！”

“风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不干什么，他到这里来玩玩。”

“嗯，不许他到这儿来玩！他会打我。”

鸡妈妈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这由不得你呀！风要来的时候，谁也拦不住。”

小公鸡喔喔生气说：“我偏不让风到这儿来！”

鸡妈妈一见小公鸡生了气，连忙用翅膀遮住了小公鸡的脸，一面哄他说：“好，不让！不让！妈把风赶走！去！鬼风！滚开！小宝贝不喜欢你！去！快去！”

小公鸡喔喔在妈妈又暖又暗的翅膀下面待了一会儿。隔了一阵，他已经忘记了风这回事，又钻出了妈妈的翅膀，在阳光下捉着自己的影子。

鸡妈妈满地找寻着吃的东西。她找到了几颗米，就把它啄碎，招呼小鸡们吃。她在菜地里找到了好多小青虫，挑一条最肥最大的，招呼小公鸡来吃。小母鸡们七嘴八舌地嚷着。

“喳喳，妈妈，给我吃！”小黄眼说。

“妈，我也要吃！”小美美说。

“不，妈，给我吃！”小麻花跳过来说。

鸡妈妈说：“大家别吵！大的让小的，这个给小弟弟吃！”

小母鸡们还是吵个不停。鸡妈妈把小青虫衔着，送到小公鸡喔喔跟前，说：“孩子，快吃下吧！”

这时候，小公鸡喔喔早已吃得不少了。他的胃（嗉囊）鼓鼓的，就像一个小皮球。他歪着头，对小青虫看了一眼，就走开了。

鸡妈妈急忙说：“乖孩子，快吃呀！多吃多长肉，很快就能长成一只大公鸡。”

可是小公鸡喔喔不睬她。他飞也似的向篱笆跑去。原来他看见一只蝴蝶飞到那儿去了。小公鸡喔喔不知道他是什么，看到他那又细又瘦的身子，头上还有一对触角，扇动着又大又好看的花翅膀，觉得很有趣。他蛮想追上去，捉住他。

蝴蝶在这儿停一下，在那儿停一下，最后就在篱笆上停下来，两对翅膀摆了几摆，就高高叠在一起。小公鸡刚追到篱笆下，蝴蝶

又飞起来，飞到篱笆那一边的蚕豆花上去了。

那篱笆有疏有密：有的眼儿大，有的眼儿小。小公鸡喔喔看到蝴蝶飞去了，也没有来得及想一下，就向着一个篱笆眼钻去。

可是，这个篱笆眼儿很小，勉强够小公鸡的脑袋和脖子钻进去，身子却没法通过。

小公鸡喔喔打算退出来。

可是，真倒霉，出来却没有进去容易了！小公鸡眨巴着眼睛，在篱笆眼儿里扭着脖子，脑袋磨得痛了，可是还出不来，急得他“叽叽叽”地叫了。



鸡妈妈听见了，一看小公鸡喔喔的头夹在篱笆眼儿里，退不得进不得，急得什么似的，她连忙跑过去，衔住小公鸡的一条腿，使劲一拉，才把他拉出来了。

小公鸡喔喔脑袋上的绒毛也擦掉了一块，露出又红又嫩的头皮，可是他忍住了，没有哭出来。他的眼睛还是死盯着那只蝴蝶。

鸡妈妈可心疼得了不得，用翅膀擦着小公鸡的头皮，说：“小宝贝，痛了吧？来，妈妈给宝宝擦一擦！”

小公鸡本来不哭，给妈妈这么一说，就觉得头皮忽然痛起来了。他眨巴着眼睛，随后大声哭起来。

鸡妈妈就手忙脚乱地拍着他，哄着他，直到小公鸡钻进了妈妈的翅膀下，她还在说：“乖孩子，宝贝，不要哭，让妈妈打死那臭蝴蝶！”

四、鸭大娘和她的两个孩子访问鸡妈妈， 小公鸡和小鸭子们失踪了

鸡妈妈的骂声惊醒了鸭大娘——她正在小河里的芦苇旁边，把脑袋放在翅膀里睡觉。在她的旁边是她的两个孩子——长脖子和红脚蹼。

两只小公鸭睁着吃惊的眼睛，看着妈妈，好像在说：“妈，谁在那儿吵架呀？声音怪可怕的！”

正在瞌睡的鸭大娘，这时精神抖擞起来了，她侧着脑袋听了一听，沙哑着嗓子对小鸭子们说：“孩子们，别大惊小怪！这是鸡婶子在骂人，该是谁欺负了她啦，让我去看看。”

鸭大娘带着两个孩子，摇摇摆摆上了岸，向场地上走去。

鸭大娘是一只非常爱凑热闹的母鸭。这时候，她一股劲地走着。两只小鸭子落在妈妈后边老远，摇摇摆摆，吃力地追着，一面“嚶

哩”地叫着。

“哟，鸡婶子，你干吗生那么大的气呀？”鸭大娘看到鸡妈妈，就跟她打招呼。

鸡妈妈听见鸭大娘这么问她，吵骂的声音就更响了：“嘿，你看气人不气人？鸭大娘，我的孩子喔喔好端端在那儿玩，可是那只臭蝴蝶飞来，故意……”

“啊，你添了小宝宝啦？鸡婶子，恭喜你呀！添了几位小宝宝呢？”

一谈起小宝宝，鸡妈妈马上眉开眼笑起来，一下子把蝴蝶的事也放下了。

“孩子吗？才添了十四个哩！鸭大娘，你猜猜看，几只小公鸡，几只小母鸡？”鸡妈妈高兴地说。

“慢着，让我猜猜看……哦，一半是公的，一半是母的，对吗？”

“不是，你再猜猜看。”

“那么，”鸭大娘很用心思地想了一想，“一定是八个公的，六个母的！”

鸡妈妈笑容满面地说：“还不对，你再猜猜看。”

“哦，不，我知道了，六个是公的，八个是母的，是吧？”

鸡妈妈还是笑着摇头。

“哟，好嫂子，你说了吧，我猜不着。”鸭大娘说。

“我说你猜不着吧！”鸡妈妈叫着，“是呀，你怎么也猜不着：十三个是母的，一个——是公的！”

鸭大娘转动着两只小圆眼睛，表示这事情奇怪得了不得。她接二连三惊叹地说：“十三个，母的；一个，公的！十三个母的，一个公的！鸡婶子，你好福气啊！”

她正想跟鸡妈妈谈下去，忽然听见后面气咻咻的声音，一看，

两只小鸭子赶上来啦。她就命令着说：“叫一声鸡婶子吧，孩子们！”

小鸭子长脖子把脖子扭到背后，小鸭子红脚蹼把脑袋低下来看着自己的脚蹼。他们怕羞地轻轻叫了一声：“鸡婶子！”

“鸭大娘，这是你的孩子呀？多聪明！”鸡妈妈称赞着，想起了也该让自己的小宝宝们来会会鸭大娘。

可是，她的小母鸡们现在正在菜地里玩着。她撑开翅膀，叫着小公鸡喔喔说：“乖孩子，出来见见你大娘吧！”

她叫了好几声，可是老不见小公鸡出来。鸡妈妈仔细一看，翅膀下面早已空了，小公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走了。鸡妈妈吃惊地说：“咦！这小东西哪去了？”

她放下鸭大娘，就飞也似的向菜地跑去，看看小公鸡喔喔是不是跟姐姐们在一起。

这个热心的鸭大娘，就在鸡妈妈的后边，摇摇摆摆跟着。她想去帮鸡妈妈找小公鸡，还有，她诚心诚意要看看鸡妈妈所有的孩子们，特别要看一看鸡妈妈心疼的小公鸡，这样她以后跟别人谈天的时候，就有了一桩新鲜的新闻。

在鸭大娘的后面，是她的两只可怜的小鸭子——长脖子和红脚蹼。他们拼命搬动着宽宽的小脚，摇摆着身子，翻翻滚滚，可是怎样也跟不上妈妈。

鸡妈妈一口气跑到菜地里。

小母鸡们正在菜地里啄虫吃。鸡妈妈慌慌张张地问她的女儿们：“喔喔在这儿吗？”

小母鸡们七嘴八舌地告诉妈妈。

“他不在。”小青脚说。

“他来过，走了。”小母鸡小丽丽说。

“他跟小麻花吵来着。他跟小麻花抢一个小泥球玩，小麻花不给，他就生气了。我劝他他也不听。”大姐小咯姐告诉着。

“妈妈，喔喔不乖，他跟我们都吵嘴。我们说他不该抢东西，他就骂我们！”二姐小乖乖告诉妈妈。

“他撕我的红帽！”小红帽也来告状。

.....

“看你们怎么搞的！姐姐也不知道让小弟弟！现在他到哪儿去了？快说！”鸡妈妈生气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小麻花害怕地说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小青脚说。

“我没有看见。我们都没有看见。”小乖乖说。

.....

“这些糊涂姑娘！回头我再跟你们说！”鸡妈妈骂了一声，又慌里慌张地到处去找着。

她在稻草垛的后边，在树阴下面，在草堆里，在许多地方都找遍了，可是连影子也没有看见。

她遇到了那气喘吁吁的鸭大娘。

“找到了你家的小喔喔吗？”鸭大娘热心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鸡妈妈说着，差点儿要哭出来了。

“不要着急，好好找一找，也许他躲起来了。”鸭大娘安慰着。

鸡妈妈重新到处找着，喊着：“喔喔！喔喔！小喔喔！”

她找了许多地方，还叫小母鸡们也帮她一起找，可是仍然没见喔喔的影子。这时候，鸡妈妈实在撑不住了，她大声哭起来。

小母鸡们也跟着哭起来了。

当她们一路走，一路哭的时候，第二次又遇到了鸭大娘，只见